

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

——关于乡村振兴的调研

■ 光明日报调研组

编者按 苏皖边界两个相邻的小山村，自然条件相似，千百年来，山民同饮一溪水，共炊一山柴，过着差不多的日子。

40多年前，那场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“大包干”，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，也引发了“山两边”的嬗变：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溪水，然而，两村发展状况却判若霄壤。

1995年和1998年，记者曾先后两次来这里调研，撰写了调查报告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《三年再访山两边》，探寻两个村庄发展差异背后的动因。

又是25年过去了，两个村庄各自的状况如何？村民们经历了哪些奋斗的艰辛？收获了哪些成功的喜悦？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？有着怎样的期盼？

日前，本报调研组冒着酷暑，再次走进山这边山那边，试图通过探寻两村几十年发展的路径，解析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密码。

“近乡情更怯！”记者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再次来到了伍员山。

竹海茶山、草坡池塘、田园屋舍、枕水人家……江南的风光，总是那么明艳！

记者努力将眼前的一切，与脑海中的记忆相印证，似曾相识却又恍如隔世，不由得发出沧海桑田的慨叹。

伍员山，是江南丘陵中寻常可见的一座小山包，因春秋吴国名将伍子胥过昭关途经此地而得名。山的西边，是安徽省郎溪县凌笪镇下吴村；山的东边，是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洪家村。

两村田畴交错，屋舍紧傍，溪水共饮，鸡犬之声相闻。

因为山的阻隔、路的崎岖、田的稀缺，年年岁岁，村民勤扒苦挣，却一直走不出贫困的循环。“前世福浅，生在伍员！”一辈又一辈当地人无奈地发出这样的幽怨。

一样的山水，不一样的光景

28年前，也是这个时节，记者第一次走进伍员山。

当时，一条新闻线索引起了记者关注：受益于较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山这边的下吴村率先解决了吃饭问题。这让山那边的洪家村好生羡慕，妹子们纷纷往下吴村嫁。

但是，“够吃够穿蛮安耽，喝口老酒享清闲”，这种小富即安的观念，羁绊住了下吴人前进的步伐。

而原本每年要往下吴村借三万四五千斤粮食才能填饱肚子的洪家村，“穷则思变”，村党支部一班人舍小家顾大家，并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，请来专家开发温泉资源，采用股份制改造荒山秃岭，原本汩汩漫流的温泉滋养养殖出了“真金白银”，荒山秃岭靠植药材、种茶叶变成了“聚宝盆”……几年下来，反而把下吴村甩在了后面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富裕村”。

反观下吴村，同样有温泉流淌，但记者采访时看到，村民仍用来洗衣服、涮马桶；尽管拥有8000多亩林地，却无人组织开发，任由山上稀稀落落的马尾松和齐腰深的蒿草自生自灭……

问题出在哪里？记者调研得出的结论是：“农村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解放，更新观念是前提。”“固步自封，躲在山沟里打转转不行；怨天尤人，面对困境长吁短叹也无益。”

记者将在“山两边”的采访写成报道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，并配发了短评《观念生“金”》。报道，引起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批示：“两村条件基本相同，而经济发展差距拉得越来越大。经济发展差距实际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，领导工作上的差距。”他建议，在全省开展一场“思想解放大发动、大讨论”。时任安徽省省长回良玉也要“在思想解放上来一次再发动”。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批示：“切中时弊方能引起共鸣，敢于亮丑方能催人‘愤’进，如此大讨论才能解放思想。”

3年后的1998年，记者再次来到“山两边”。

两村的变化，却让记者很是意外——

曾经“不思进取”的下吴村，知耻而后勇，村里配强了“两委”班子，厘清了发展思路，“对照洪家找差距，激励劲头兴家业”……

记者看到，下吴村面貌大变：坑坑洼洼、荒草漫膝的乡间小道被平整的砂石路取代；不少村民拆掉土房，建起了小楼，院子里果树成荫，门前清清的池塘里，鸭鹅悠闲地嬉水……

可令人遗憾的是，被当成“学习榜样”的洪家村，此时却陷入了困局：因财务纠纷，村里干群关系严重对立。公益事业没人管，曾经红红火火的果园、茶场全都荒废了，“茶叶基地、水产繁育基地”的巨大招牌，也已字迹斑驳，孤零零歪斜在村头，甚至出现了村民哄抢集体财产的尴尬场面……

记者百感交集，把所见所闻写成报道《三年再访山两边》。文中指出：“改革也好，解放思想也罢，是一个不断完善、深化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”……

光阴荏苒。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乡村振兴成为新的时代课题。

下吴村、洪家村，如今又是怎样一番模样？

在这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，记者决定再次探访“山两边”。不只是回望来路，更希望透过苏皖这两个相邻山村几十年的岁月嬗变，触摸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脉搏。

那山那水那人，全然换了模样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一直摆着劲呢
在洪家村山坡上的茶田里找到了老支书王海清。

刚刚下过一阵豪雨，一缕缕丝带般的白云在山间飘来荡去，躲在白云后面的太阳若隐若现，茶树碧绿的叶片上便镀了一层银灰。从银灰中走来的王海清，让记者眼眶有些湿润。

“一晃眼，二十多年没见面喽！”跨出田埂的王海清，显然也很激动，一把攥住了记者的手，棱峥的骨节还是那么有劲儿。他的裤管、鞋上沾满了泥土。

第一次见王海清时，他还是个精壮的中年汉子，说话瓮声瓮气，眼睛炯炯有神。而今，已是满头银霜，背也不复当年那么挺拔。不过，说起村里的发展变化，他的思路还同当年一样清晰顺畅。

伍员山如果有记忆的话，一定会记住这个汉子跋涉的每一个脚印。当年，洪家村赶超下吴村，时任党支部书记王海清功不可没。是他，从上海水产研究所请来专家繁殖成功了罗氏沼虾。又是他，在开发荒山遇到资金难题时，带头将自己准备盖房的钱拿了出来，搞起了股份合作制。

如同一个孩童珍爱自己心心念念的玩具一样，原本内向的王海清，此时话稠得刹不住，说着这些年村里的根根梢梢，眼神又像当年一样明亮。讲完了想讲的一切，他意犹未尽，执意要带记者到村子的角角落落地看上一看。

印象中的砂石路，已经被柏油路取代。村头那片满是野气的荒坡、山溪，被打理成了绿油油的草坪和精致的鹅卵石观赏河。岸边，一丛丛鸢尾花、蓝蔷薇开得正艳呢……

“认不出了吧？这是新建的露营休闲区。能停房车，能搭帐篷，还能采摘瓜果。一到节假日，坡上坡下满满当当都是人。前不久，一对东北老夫妻开着房车在这里一下住了十多天。”

沿着山坡上行，一栋土黄色小楼映入眼帘。“这‘土’房子，像不像当年采访时住过的那间？不过，这可不是当年的夯土墙喽，是用真石漆仿制的，就为了留住洪家屋舍的老味道。旧皮新瓢，屋里面的陈设，城里有的我们都有。往那边看，家家门口都停着小汽车。有印象吧，当年的村道，可是连自行车都骑不成哟。”王海清边走边说，两眼灼灼放光。

记者发现，每家的停车位都做了规划，巷尾有垃圾投放点，街头有小花园，家家房前屋后种满了鲜花……

确实，居住环境，一点不比城里逊色。

“下吴又是怎样的状况？”记者急切想知道。

“这三年，山这边的山那边，一直摆着劲呢！人家那边的发展，一点也不比这边差。”王海清很坦率。

他带着记者立马来到了山对面。“走的是黄土路，晴天扬尘身，雨天烂泥汪；住的是土坯房，冬天不挡风，夏天不遮阳。”这是记者1995年第一次造访下吴村时了解到的情况。

这次重访下吴村，记者被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深深震撼了。

很难想象，这就是记者曾经到过的下吴村。整洁的村道——无论大街还是小巷，均是高等级柏油路，不仅不见垃圾，连落叶也清扫得干干净净。依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粉墙黛瓦的徽式民居；每栋房屋的侧墙上，都画着与村子有关的民间故事，每一幅彩绘都是那样栩栩如生。一下子，我们便踏入了两千多年的下吴村的过往……

绕过一弯清清的池塘，眼前几座漂亮的楼房比肩而立。楼房的倒影影进了水里，水里便长出了一排楼房。几只调皮的鸭子“嘎嘎”叫着划水而过，于是，水中的楼房颤颤悠悠跳起了舞蹈。

家家户门敞开着大门，门前都有一个别致的花坛，月季、栀子花一朵比一朵受欢迎。院落里，或是一丛修竹，或是一排香柏，或是几株蜡梅，均枝叶繁茂，泼泼辣辣的生机透过绿篱大大咧咧向院外挥洒。

记者信步跨入其中一家。

客厅足有40多平方米，屋顶一盏枝形吊灯颇为气派。屋主人正在厨房里忙活。锅里的炖肉香味扑鼻而来，案板上，放着一把嫩嫩的洋葱和两条新鲜的大板鲫。

说明来意，主人段奇胜热情地和记者拉呱起来：“我本来在外面做电机生意，一年怎么说也有个几十万块收入。这些年，村里环境越来越好，生活越来越方便，诱得我一跺脚便回村定居了。”

最让他称道的是，和谐的邻里关系。他指着门口的一堆玩具说：“我家大门从早到晚就没有关过，孩子的玩具都是放在门口，从来不会丢。邻居家孩子拿去了玩，还会洗干净放回原处。”

离家胜胜家不远，是医生孙裕志的诊所。她是土生土长的下吴人。她结合自己的工作，谈起了身边的变化：“以前，村民来看病，可麻烦了。山区嘛，交通不便，遇到了急症，能把人急死。再就是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治病问半天也讲不明白。现在，交通情况你都看到了，就是到郎溪县城也是一眨眼工夫。诊病也方便多了——瞧，病人的情况全在这里边呢。”孙裕志顺手拿出平板电脑展示给记者看，“村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情况都有详细记录。”

听说记者来调研，下吴村党总支书记蒋福金赶了过来。这位40多岁的汉子热切地对记者说：“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发表时，我还是个年轻后生，当时就憋着一股子劲儿，下吴一定要干出一些名堂来，让记者再来看看。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！这些年，下吴、洪家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要替我们好好说道说道哟！”

其实，眼前的事实已说明了一切：今天的“山两边”，已全然换了模样！

那么，变化的动因何在？

接下来的一周，记者在村里“安营扎寨”，往返穿梭于“山两边”。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一直摆着手呢
一丛从蒹葭、蒲苇将一汪不大的水塘勾勒出了诗意。浅水处，一只白鹭单腿站立着，对着自己的倒影若有所思。水塘边，几棵硕大的银杏树蓬蓬勃勃织出了一片清凉。

洪家村村民组长吴士明的家，正对着这口池

塘。坐在他家门口的树荫下，轻风拂过，草的清芬和花的幽香丝丝缕缕沁入心脾。

“你猜那是做啥用的？”吴士明指着树下几张半米多高、三米来长的凳子问记者。

“那是我当年养蚕用的脚凳！”不待记者回答，吴士明自己说出了答案，“当年最多的时候，我家养了三‘纸’蚕，分匾时，把三间屋子铺得满满当当！蚕吃桑叶的声音，就像下雨一嗓子‘沙沙沙’……”忆起往事，吴士明不由得眯起了眼睛。

“那年记者在文章里说，‘观念生金’，‘调整结构要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变化’。洪家能有今天，就是‘变’出来的。最早只知道埋头种粮，后来用温泉水养罗氏沼虾，开发荒山种板栗、养蚕桑。再后来呢，蚕丝掉价，我们就除掉桑树种茶，绿茶不行种白茶，白茶降价就种黄金茶……你看，变来变去，桑叶的脚凳变成‘老古董’喽！”

“变”，不单单是洪家村。这些年，下吴村一步不落瞄着山对面呢！

吴定义，是下吴村的种茶大户。当年，看到山那边种绿茶前景好，便在村里包了茶园。第一年，荷包就塞得鼓鼓囊囊。后来，从洪家村那边传来消息，绿茶很快会被市场淘汰——人家已经开始种白茶了。

“悄悄打听发现：乖乖呀，绿茶白茶，一字之差，收益可就差得大了！那边一亩地比我们多赚5000多块呢！”吴定义果断除掉茶树，从浙江安吉引进白茶和黄金茶，之后又引进了效益更高的奶白茶。“普通成品质绿茶一斤也就卖200多块，而奶白茶的鲜叶，就能卖到400多块。”

如今，政府打造“美丽乡村”，这让老吴又看到了商机。他果断买下村里一家废弃的老茶厂，密锣紧鼓开起了民宿。

“以前，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大家可能体会不深。现在越来越明白了，好环境好生态，真的能大把大把赚到钞票呢！”望着窗外的木栈道、石板路和湖边的悠闲啃着青草的山羊，吴定义笃笃地说，“我的民宿，周末节假日早早就订光了。养的鸡、种的萝卜，城里人稀罕得很嘞。茶叶也跟着卖出了好价……”

“现在，经常会有山那边的同行来找我取经。”吴定义很得意。

宣城市委书记李中碰巧也在下吴村调研。这个颇有书卷气的干部很接地气，无论是下吴村还是洪家村的情况，都了如指掌。他谈了“山两边”发展路径的认识：“这些年，山这边山那边，不但摆着劲儿，也一直携着手呢！经历了比学赶帮超、肩并肩、共富路的历程。两村的实践，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农业要改变弱质化，必须切实地在提高‘质’上下功夫。不但要生产优质的产品，还要培育优质的加工体系、优质的市场体系。如此，好产品才能有好收益，好山水才会有好回报。”

在下吴村茶市场，往来穿梭的快递车令人目不暇接。接单、打包、装车一气呵成，一箱箱茶叶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。我们还没走进销售门店，便听见穿廊而出的询价声、欢笑声、噼噼啪啪的键盘敲击声。

“春茶一天一个价。以前，鲜叶下来，我们要到县城‘蹲市场’。那要靠撞大运了，有时候跑断腿、磨破嘴也拉不到几单生意。现在，政府在村里建起了茶市场，‘楼下买茶一线牵，买家卖家鼠标连’！”店里的这位大姐穿得很时尚说话也很风趣，满嘴都是嗑儿，“现在，开网店、拍视频、做直播也成了农民重要的‘劳作’方式，‘新农具’就是这手机、电脑……”

下吴村建起了茶叶市场，统一管理货源、质检、品牌、营销；山那边洪家村也不甘落后，正在建茶产业溯源平台，防止鱼目混珠，保护茶农利益……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人人争做“技术流”

忙完了一天的活计，傍晚，洪家村的几位村民坐在村头的凉亭里摇着蒲扇聊大天。一抹晚霞铺在天际，空中好像着了火，村民的话题也很“火”。记者参加了进去。

“听说今年枇杷果子小，卖价降了一成多？”“可不是嘛！我刚从批发市场回来，确实降了。”“我想改种蓝莓，不知道行不？”“听说种蓝莓得用腐叶土，酸度不好调。”“这倒不怕，有老曹呢！”……

在乡亲们口中，这位姓曹的农业技术员神着呢，似乎无所不能。

在村民指点下，记者来到了老曹家。老曹，大名曹帮清，黑黝黝的脸庞，精瘦精瘦，搭眼一看，就是常年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汉子。

他把自己的一身本事，归功于当年的村党支部。洪家村刚开发茶园时，见不到收益。经邻村一位农技员一点拨，转过年，收益就翻了番。这让洪家村党支部认识到：村里的问题，表面上是缺“财”，根本上是缺“才”！

于是，党支部出面，聘请6位高、中级职称的技术员来村里当顾问，同时，派出183人次到外地接受农业技术培训……曹帮清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从徐州农校学成归来后，一出手，就让农民尝到了知识的甜头：村里的荒山上长满了野生板栗，这种板栗个头小，口感也不好。他带着村民搞嫁接，1000多亩板栗树，一棵一棵“过堂”。

嫁接当天，板栗就卖出了好价钱！曹帮清一下子火了，成了村民争抢的“活财神”。

论“才”，山这边下吴村邱君烈的名头，一点也不比洪家村曹帮清差。在下吴村，一提邱君烈，村民们都会脱口而出：“哇！那可是茶专家，”“我是树龄较早种茶的那一批。”一开始，啥也不懂，两眼一抹黑，只能跟在承包下吴茶园的外地茶农后面偷着学。偷艺，哪儿有那么容易！人家留了一手呢。后来，村里为我们开了培训班，请技术员手把手教学，这才上了道……”

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凭着刻苦钻研，邱君烈很快成了种茶好把式。

“一块石头垒不成山。”为了大家都能过上好

日子，我成立了‘山这边山那边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’，把自己的种茶经验，与大家分享。”邱君烈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上的“绿茶之乡茶业交流群”。

群里每天都会“云端”召开经验总结会、信息共享会、技术研讨会……近200户茶农聚在这里切磋种植技艺。作为群主，邱君烈定期为大家义务讲授茶叶病虫害防治技术。茶农遇到难题，只要在微信群里说一声，邱君烈马上赶到帮着解决问题。

在曹帮清、邱君烈这些乡村技术达人的带领下，山这边山那边，人人争做“技术流”：养虾，求教“青虾研究院”；育茶，依托“生态科技园”；种菜，背靠“高端野生蔬菜培育基地”……有“技术”加持，农民增收犹如顺坡推碌碡——快上加快。

不满足于巧借力，乡亲们还苦练内功学发力——不少农民考取了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。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涵育乡风有妙招

下吴村的村史馆，名字叫“山这边”。陈列室里，那面笑脸墙很是引人注目。照片的主人公都是下吴的村民，或开怀大笑，或扬眉朗笑，或吟吟微笑……张张笑脸透着真诚，神清气愉发自内心的。

“相比洪家，我们村的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。可村民的幸福感、获得感，一点也不输对方！”站在笑脸墙前，蒋福金这样向记者介绍。

村民王科的话，佐证了蒋福金的观点：“你看我们下吴，很少有围墙。乡风好得很呢！这些年，不但没出过治安事件，连口角都很少很少。”

王科经营着一爿小店，收购散户茶农的茶叶。一监一监收，费力不挣钱，但王科并不厌烦：“来交茶叶的，都是村里的老年人。去外面卖鲜叶住住要走很远的路，我就替他们收了。乡里乡亲的，不能只看钱，还要有人情味儿。这才是农村该有的味道！”

“农村该有的味道”，并非与生俱来，需要涵养。“‘勺子难免碰锅沿’。邻里之间有点小摩擦，在所难免。怎么化解这些矛盾？村里设有‘新风堂’，谁心里有疙瘩，就到‘新风堂’里念叨念叨。村干部或村里的长辈，掏心掏肺帮着调解、化解。力争‘心里不存病，矛盾不出村’。”蒋福金拉着记者去看“新风堂”。

这是一栋茶田拥裹的二层建筑。二楼是个亮堂堂的大开间，干净整洁，一两百人都坐得下。四围的玻璃窗把满坡的茶田妥妥地“装”了进来，一坐下来，顿觉安逸宁静。“‘新风堂’，不光是化解磨化矛盾的地方，村民们婚丧嫁娶也都在这儿办。有村民编了顺口溜‘新风堂里树新风，邻里矛盾无影踪；婚丧嫁娶攀比少，老百姓们兴冲冲’。”蒋福金说。

涵养“味道”，下吴村多管齐下。

在下吴村，做好事，有奖励呢。在村“生态美超市”，记者看到，货架上摆满了日常用品。墙两边都写满了字——

一边写着“回收物兑换标准”：50个一次性塑料袋1分、5节废电池1分、1斤废地膜1分……另一边写着“商品价目表”：食用盐2分、百洁布4分、洗衣粉7分、香皂8分……

工作人员胡新建翻开记录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，都是村民做好事兑换商品的情况。胡新建一项一项向我们介绍：“捡垃圾、讲信用、孝亲睦邻、支持‘两委’工作，都会被量化计分。兑换的东西，都是些日常用品，不算贵重，就是对大家热心公益事业的肯定。潜移默化中，美好乡风就这样渐渐形成了。”

培育优良乡风，山那边的洪家村也不示弱。

洪家村涵育乡风的地方，叫“百姓议事堂”。“邻里纠纷、发展事项、宅基地有偿退出这样的事，都在这里商议。我们是‘五大员’：村民纠纷的‘调解员’，方针政策法规的‘宣传员’，两委与村民之间的‘协调员’，参与重大决策事项审议的‘监督员’、富民强村的‘引导员’……”

说这话的老者，叫许建平。老许，穿着整齐，头发一丝不乱，一看就是一个有涵养的文化人。他是位乡村退休教师，现在的身份是洪家村“百姓议事堂”成员。“大家对我们都很信任，遇到大事小情，总是先和我们打招呼。我会找村民小组长、村里的老党员，与当事方坐在一起商量一个方案。有商有量，心情舒畅。”老许给记者讲了一个刚调解的案例：“两位村民之间有笔借款，因为是隔代债务，在款项认定时发生了纠纷。我们用‘有一说一’机制，确认了债款金额；接着召开‘有事好商量’专题会，说服债主宽限几个月；宽限期结束后，如果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就得上‘板凳法庭’了……”

老许说：“从多年的经验看，只要调解员持论公允、有理有据，绝大多数村民都会遵守决议，‘板凳法庭’根本用不着。乡里乡亲的，谁会厚着脸皮硬拗？”“表面看，‘百姓议事堂’是议事的地方，实际上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‘连心桥’、反映社情民意的“晴雨表”，基层民主法治的“阳光房”。通过这个平台，一方面传达了党的政策，另一方面广泛听取了民意。由此，净化了社会风气，凝聚了人心。”这是溧阳市委书记叶明华对“百姓议事堂”的理解。

除了“百姓议事堂”，洪家村还制定了村规民约，对婚丧嫁娶、邻里相处都作了详细规定。这些规定，是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形成的。因为是大伙意见的集中体现，所以很有权威性。

“就拿村里最常见的红白喜事来说吧。过去，婚丧嫁娶请客之风不绝，碰上‘好’日子，有的家庭几口人得分赴几家门赶场子。贺礼的价码也噌噌往上升。这些现象，现在都不见了。”“百姓议事堂”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两家成了一家人

下吴村村民夏宗英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段往事：夏宗英的母亲，是从洪家村嫁到下吴村的。

“当年，我姥爷让母亲嫁到下吴的原因只有一个：山这边，有饭吃！”

那时候，下吴村这边“大包干”动手早，率先

解决了温饱的下吴人惦记着山那边呢！她还清晰地记得，当年父辈们推着吱吱响的“鸡公车”往山对面送粮的场景。

在夏宗英的口中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两个村能有今天的好光景，与互相帮衬着分不开。现在，合作的劲儿比以前更足了。“用时下的话说，叫‘苏皖合作’。‘山两边’真的成了一家人！”

山里人好客。调研期间，无论碰到下吴人还是洪家人，都会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，两村村民的话如出一辙：“倅好哇！欢迎来到‘山两边’！”

得益于“长三角一体化”国家战略，“山两边”几乎成为一家人。下吴村的白茶产业基地，江苏天目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参股合作。洪家村天目湖景观大道，平坦的柏油路修到了下吴村村头。

的确，“长三角一体化”，给两地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：2016年，苏皖两省签署共建“苏皖合作示范区”框架协议，“山两边”成了“示范区”中的“先行区”。

清晨七点半，14岁的蒋振振准时在下吴村口等着接自己一家人。目的地，是溧阳市社渚初级中学。“去社渚上学，比我去郎溪县城近一半的路。”

早在2017年，溧阳市与郎溪县就成立了苏皖“胥河情”教育联盟，“山两边”相继出台了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施办法。目前，在社渚就读的安徽籍中小學生就有400多人。

在两村穿梭采访，记者不时能看到写有“苏皖合作”字样的垃圾清运车。

郎溪县凌笪镇党委书记铁军告诉记者：“以前下吴、洪家垃圾处理各管各。现在，变成了统一处理。单这一项，每年能省下20多万元。苏皖两省越来越多行政区隔被打破——人才市场一体化、供电网络一体化、跨省看病可异地结算……”

山这边，山那边，本属一座山；下吴的水，洪家的水，同是一溪水。家乡的山水，家乡的桑麻，时时让家乡儿女紫心牵挂。

2020年3月，天目湖发生过一次水污染事件。专家调查发现，是洪家村和下吴村在上游养青虾所致。

获悉情况后，两地的干部和群众都揪起了心，锁紧了眉。不用上面动员，大家做出了一个共同决定：退养青虾！

洪家村800多亩虾塘，很快悉数退出！不到一个月，下吴村所有的虾塘全部种上了生态水稻。

“那时，我养了70多亩青虾，说实话，是见效的时候啊。说了不咋好？那是假的！”下吴村民赵明发说，“可是，这山这水，是大家共同的家园。把洪家那边污染了，下吴又能好到哪里去？这笔账，可不能糊涂！”

清晨的村林恬静安逸，空气甘甜清冽，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山峦、茶园、屋舍被朝霞涂上一层淡淡的胭脂。

“下吴和洪家，阡陌互通、山水相依，山水旅游有很强的互补性！瞧，那是正在建设的‘山两边’旅游环线。这条5公里长的道路，可把两村的文化旅游资源串联起来，大大拓展了彼此的旅游空间。”在洪家村的原野上，溧阳市社渚镇党委书记宋斌与记者踏着露珠边走边聊。

眼前出现了一片水杉林。可能是人走近的缘故吧，霎时间，栖息在树上的一群群白鹭鸣叫着朝天宇飞去，宁静的原野一下子被唤醒了，碧空里留下了一個个曼妙的姿影。

“这是我们的‘苏皖共建林’。年年我们都要建一片这样的林子。共建、共护、共享、共富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”

“游过了名山大川，住腻了都市高楼，人们会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乡村原野。伍员山的‘山’、天目湖的‘水’，绝配！‘山两边’的合作，不只是打‘亲情牌’，更是一种双向奔赴！溧阳市场发达、资金充裕，需要开拓投资渠道；郎溪资源丰富、优惠政策多，产业发展空间大。双方携手，可谓相得益彰。”宋斌手指着晨曦中生机勃勃的原野，憧憬着“山两边”无限美好的未来。

乡村全面振兴，就在前方，路也还长……

这次深度调研，我们分享了“山两边”村民致富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，聆听了他们对富足生活的由衷赞叹和对美好前景的热切期盼，也体悟到了他们在求索路上的一道道坎坷、一场场艰辛、一次次阵痛……

由他们的苦、他们的乐、他们的忧、他们的盼，我们触摸到了中国农村改革几十年来的脉搏律动！

调研期间，我们走访了200多位村民，召开了8场座谈会，邀请当地基层干部及农口专家就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展开探讨。大家各抒己见，或颌首相和，或相互印证，但在有些问题上，也有争论，甚至意见相左。归纳下来，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●党的建设须臾不能放松

在洪家村调研时，正逢新一届党支部成立。几位支委，既有海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，也有返乡创业的退伍军人，还有在企业打拼多年的管理能手……

对于今次成立的新班子，村民们充满了期待。镇党委书记宋斌说：“乡村发展，基层党组织建设非常重要。它决定着乡村的命运走向。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好，村子就能大发展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，发展就会受影响。”

他的这番感悟，是从洪家村这些年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。1995年前后，洪家村能走在前面，与当时有一个一心为民的强有力的党支部很有关系。后来，洪家村一度发展受困，也因党支部涣散而起……

他们同老支书王海清作了一次深谈。

“当年，村民一度对村党支部很有意见，你认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”记者问。

（下转7版）